

大槐樹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槐树: 移民图长卷/李银贝绘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6.3

ISBN 7-203-05508-6

I. 大... II. 李... III. 中国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3883号

大槐树

著 者: 李银贝
责任编辑: 董智敏 柏学玲
出 版 者: 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
邮 编: 030012
电 话: 0351-4922220(发行中心)
0351-4922208(综合办)
E-mail: fxzx@sxskcb.com(发行中心)
Webj@sxskcb.com(信息室)
Renmishih@sxskcb.com(综合办)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经 销 者: 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 印 者: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
开 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16
印 张: 8印张
字 数: 60千字
印 数: 1-3000册
版 次: 2006年3月第一版
印 次: 2006年3月第一次印刷
定 价: 128.00元

ISBN 7-203-05508-6



9 787203 055082 >



李银贝 1956年生，临汾师范专科学校毕业。山西省洪洞县文体局干部。洪洞县政协委员、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洪洞县美协副主席、大槐树书画院院长。

通联电话：0357-6222041（宅）

13008037568（手机）



杨 菁 1971年生，山西省侯马人。职业画家，侯马市政协常委。先后在国家级出版连环画近百部。1992年在京成功举办个人画展；画作《三晋一百名人图》被山西省政府定为对外交流文化礼品；为侯马市新田广场创作大型壁画。

通联电话：0357-4230218（宅）

0357-4280219（画廊）

策划 汪学文 范忠义

摄影 段建武

设计 纪 德 白 翎

问我祖先在何处
山西洪洞大槐树





李存葆，1946年生，山东省五莲县人。1964年入伍，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现为全国政协委员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。新时期以来，已发表2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。中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；《山中，那十九座坟茔》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；参加改编的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获全国第五届“金鸡奖”最佳编剧奖。长篇报告文学《大王魂》、《沂蒙九章》（与王光明合作）获全国报告文学奖。其2部中篇小说被译成美、法、日、英、俄等多国文字。1989年，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丛书中，收有其作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

《我为捕虎者说》获全国第一届“韩愈杯”散文大赛一等奖。

《大河遥梦》获全国第二届“韩愈杯”散文大赛一等奖。

《鲸殇》获“孔子杯”散文大赛一等奖，并获《十月》第六届文学奖。

《祖槐》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刊后，获该刊1998—1999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《沂蒙匪事》获《十月》第七届文学奖。

《飘逝的绝唱》被列入2000年全国散文排行榜。

《钻石与命运的对话》、《紫砂兴衰记略》、《雪野里的精灵》被列入2001年全国散文排行榜。

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，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数山西省洪洞县了。洪洞县之所以芳名远播，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蕴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……”京剧是国粹，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《玉堂春》，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、收音机，眼睛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，于是，“洪洞”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外文化交流频繁，好奇的洋人竟也学唱京剧，《玉堂春》遂成了他们的首选剧目。前些年，我飞越太平洋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，曾在几个大都市里聆听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。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不是樱桃小口，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，对戴枷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，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，却使“洪洞”这个县名，在异邦传扬。

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。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，张继的一首《枫桥夜泊》，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，前几年日本游客在寒山寺撞钟后，竟向

苏三监狱石井



苏州市政府建议，应给唐代诗翁张继铸个一吨重的金质奖章；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，范仲淹的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，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，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，岳阳楼也没有失重，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“精神楼”。

我乃山东五莲人氏，儿时，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。在村里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，属外来户。在我牙牙学语时，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：

问咱老家在何处，
山西洪洞大槐树。
祖先故居叫什么，
大槐树下老鹅窝。

黑黑的老鹅又名乌鸦，在乡人眼中，向为不祥之鸟。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鹅窝的地方呢？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。读初中时，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究竟在哪里，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，是洪武年间迁来的。

4

投笔从军后，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鲁豫燕赵的机会。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、墨子的故里滕州，还是在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、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，谈及先祖何处，不管耄耋老叟、垂髫年少，还是田夫村姑、文人雅士，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。前些年，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、牒文、墓铭，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。后来我又发现，那首“大槐树下老鹅窝”的歌谣，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。

那么多的百姓，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，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，实为千古之奇。这使我憬悟到：洪洞名重神州，苏三之唱仅有些许作用，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农民大迁徙。

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。姓氏与故里，对中国人来说，永远是座斑驳迷离的大迷宫。对故里的沿波讨源，对姓氏的探赜索隐，是国人天性使然。

1998年暮秋，友人邀我小住临汾，观看壶口瀑布。知洪洞乃临汾所辖，乘车只需半小时。对祖槐，我心仪已久，在洪洞县城新建的“大槐树祭祖园”

里，方夙愿得偿。我托友人寻来洪洞县志和文史资料，细读后惊异地发现，不论是县志中，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，“老鸱窝”统为“老鸱窝”。县志及明清墨客的咏述肯定无虞，而那传流甚广的民谣，怎都将“鸱”变异为“鸱”呢？

老鸱老鸱，判若黑白；一字之易，天差地远。一个难以拉直的、僵硬的问号，在我脑中定格。因来去匆匆，我为没能解开“是鸱是鸱”的疑团而大憾。

1999年3月下旬，我二进临汾，再做历史与现实的探访。

二

临汾市，地处晋南，古称平阳。在进入临汾市区南北的大道上，各矗立着一座崇宏轩昂的牌坊。牌坊的门楣上，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个镏金大字：“天下第一都”。这绝非临汾人的自我夸示。究览那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，人们会感到，临汾冠以“天下第一都”名下无虚。

上苍造就了晋南这片风土吉壤，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。

5

1954年，考古学家在临汾地区的丁村，发掘出“丁村人”遗址。这发现，在古人类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位置。在此之前，从5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、周口店猿人到一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之间，我国尚缺少一道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链环。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黄：中国人的祖先是来自欧美迁徙而来的，中国人是外域人的变种。丁村遗址里发掘出10万年前的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，齿为铲形，而铲形门齿恰是黄种人的重要特征，完全有别于门齿为勺形的白色人种。3颗牙齿出土，石破天惊，丁村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。在遗址里，人们还挖掘出旧石器时代之中、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、琢背刀、雕刻器、锥钻等细石具。丁村文化遗存还告诉人们，26000多年前，丁村人就已会驯养动物，并学会了种植，初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猎狩，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。在丁村遗址陈列室里，还摆放着披毛犀、大角鹿、转角羚羊等28种哺乳动物、5种鱼类及一批软体动物的化石。其中，那2.6米长的古象门牙，使今人不难想象，当时的大象躺



洪洞卦底村的伏羲画卦碑

下是一堵坝，立起是一座峰；那1米长的青鱼、鲤鱼的脊骨，如果将其还原，简直像一艘艘耕涛犁浪的飞舟；那脸盆般大的蚌壳，也可让今人猜度出它的肉体是何其丰厚……

近年来，考古学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，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鼓，鼓身乃树桩镂空，鼓面为鳄鱼皮所制……

是丁村人最早将文明的种子播入沃土，让民族的智慧不断勃发；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乐糅进鼓点，奏响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乐章！

尽管《史记》称“尧都平阳”，尽管《山西通志》上说平阳乃“圣贤之渊薮，帝王之旧都”，尽管晋代临汾就有了规模壮观的尧庙，尽管山一样的尧陵就矗立在临汾的浮山之旁，但据我所知，河北省唐县、山东省定陶县、山西省沁水县及翼城县也都炫示为尧都。人们在剖析、判断、推理、考究历史风物真伪时，往往会忽略一些看来与事物缺少关联却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。“丁村人”的三颗牙齿、陶寺的鳄鱼皮鼓，都在佐证着尧在临汾建都的可能性、可行性、可信性。

最能显证太史公“尧都平阳”断语的，莫过于古称“神圣之邦”的洪洞了。在洪洞这片土地上，每一条溪流，每一

一块山岩，每一座村落，每一个姓氏，都会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神秘和苍老。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的



洪洞辛村玉皇庙珍藏的五彩八卦石



洪洞师村皋陶庙
遗址

《中国历代名人词典》中，远古人物列有 26 位，能在洪洞找到他们的活动传说及文化遗存的竟达半数以上。

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，对远古东方哲学纫佩叹服，在他接受勋章时，选择了伏羲的太极图为图案。《洪洞县志》记载，伏羲演八卦就在该县的卦底村。卦底村现存伏羲庙，庙后有伏羲冢，村中设画卦台。卦底村周围有八村环绕，且距卦底均为八里，呈太极图状。八个以各自姓氏为名的村

7

洪洞侯村女娲陵
千年古柏



庄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，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。卦底村旧时还有两座梳妆楼，象征日月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六十四卦。全国存有伏羲庙、墓的地方尚有数处，但像洪洞这样配套成龙者，仅此而已。

有伏羲必有女娲。正如“勺形齿”人的始祖双亲是亚当和夏娃，我们“铲形齿”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

与女娲。在洪洞侯村，有中国最早的女娲庙、女娲陵。陵庙左近，有一高大土堆，土堆里埋有形态各异的彩石，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净虚界。女娲庙的旧址上，曾有古柏108株，现有3株仍龙干虬枝，相传是周

柏。其一猴头柏，树身达八围……



洪洞羊獬村生癩滩遗址

国人向称炎黄子孙。炎黄之一的黄帝，姓公孙，名轩辕。《洪洞县志》载，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，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。继黄帝之位的是黄帝的孙子颡顼，关于颡顼，《洪洞县志》虽无记载，但对颡顼的七子皋陶却多有胙列。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，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烟火仍缕缕袅袅。既然皋陶生于洪洞，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迹。承颡顼帝业的为帝啻，帝啻是黄帝的曾孙。继帝啻大位的是帝啻之子唐尧，尧生于临汾伊土，后迁居洪洞羊獬。唐尧禅位于虞舜，虞舜生在洪洞诸冯……至此，“三皇”之首的伏羲，以及史称的“五帝”，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踪刻痕。

至于故里为洪洞的两位古代大隐士巢父、许由的传说，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传，耳熟能详。

洪洞羊獬村是尧的小女儿女英的出生地。游览村旁那占地近百亩的姑姑庙，人们会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对联：“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，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”。这对联平白如话，却概括了亘古称誉的“尧天舜日”的史前清世。唐尧晚年，急于禅让，为考察他选定的继位人虞舜，将

大女娥皇、二女女英嫁给了舜。舜其时躬耕洪洞历山，乃一介农人。舜继大位后，娥皇、女英姐妹俩皆为皇后，父亲丈夫皆当过帝王……

在全国，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地，有21处之多，这与舜年轻时遭后母及名叫象的异母弟的虐待，迫使舜四处漂泊有一定关系。但更主要的是，舜继位后，德泽黎庶，恩被百姓，声誉日隆，人们出于钦敬，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劳作过……然而，舜到底躬耕于哪座历山

不牵强附会，洪洞一桩赓续了四千多年的习俗，会让人们觉得舜耕于洪洞历山，更合乎情理。

自娥皇、女英嫁到35公里外的洪洞历山后，羊獬人与历山人便结成了姻亲。羊獬人称

洪洞三月三民俗
的威风锣鼓



洪洞古历山石坊

娥皇、女英为姑姑，历山人叫娥皇、女英是娘娘。每年农历的三月三，羊獬人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，待到四月二十八尧的生日这天，历山人便来羊獬把娘娘迎回。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，历四千余年承传今日而不衰。

每年农历的三月三，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装，以接皇后的礼仪，组成千余人的銮驾去接姑姑。人们或擎执事，或护凤辇，或扬万民伞，或秉金瓜、斧钺、朝天蹬，或举金锤、银锤、方天戟，或抬着猪羊，或担着美酒，浩浩荡荡，迤迤向历山走去……

洪洞师村乐圣师
旷墓

最令人荡魄摇魂的是那由数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伍了。这些陶寺鳄鱼皮鼓发明者的后裔们，统着杏黄色的短服，齐刷刷，劲抖抖，堂堂哉，威威哉。但闻锣鼓击节，金鼓奏响，起落有序。鼓手们时而跳打，时而搓



打，时而举打，时而骑打，鼓声如惊雷滚地，似银瓶乍裂，若壶口瀑布泻来，敲醉了山，敲酥了水……

相传，鼓手们敲打的曲牌中，有五种为尧舜亲作。

接姑姑的队伍到达历山下的七个自然村后，七村父老倒屣相迎，暖炕新被，陈醪佳肴，奉若贵宾……

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，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娥皇、女英就要回历山参加夏收了，历山七村的乡亲又以同样的规模，同样的礼仪，来羊獬村迎娘娘。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中，所经村落无不虚门掩户，跪拜接驾，街中村头，水果食品满盘盈桌，供接送队伍吃得齿颊留香。这种

接送活动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也未中断，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搞，便自发地组织起来，三五成群，怀揣馍馍，掬一把艾茎为香，汲几瓶泉水当酒，去虔诚地完成心的祭奠。

一种习俗，在两个相距 35 公里的村落里，竟延续了 4000 多年，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是绝无仅有。它说明尧舜的盛德，在洪洞民间的刻痕是何等沦肌浃髓！

在尧都临汾，在“神圣之邦”洪洞，华夏民族的始祖、先祖们，曾展示过壮士的抱负，尝试过英雄的果敢，也曾进行过文明的征服。虽然传说的氤氲为始祖先祖们披上了层层神秘的袈裟，虽然后人想象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，但他们神圣的灵光不会消散，因为一切曾憧憬过、寻找过的灵魂，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……

洪洞，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；

临汾，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。

三

11

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：掂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，解开那“是老鸛还是老鵒”的谜团。

行前，我查阅了《辞海》，关于鸛的条目是这样写的：鸛，鸟纲，鸛科各种类的通称。大型涉禽。形似鸛亦似鹭，嘴长而直。翼长大而尾圆短，飞翔轻快。常活动于水边，夜宿高树。主食鱼、虾、蛙和甲壳类。羽毛灰色、白色或黑色。黑鸛体长约 1 米，白鸛较黑鸛为大。我国北方常见白鸛……

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，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。谈及药事，他如数家珍。我问临汾、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鸛，他诧为异事，摇头说没有，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。每届一地，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，问及鸛事，他们纳罕惊怪，对我这京都来客，以《辞海》中定义按图索“鸛”，大惑不解。仿佛那白色的大鸟，与他们历来无缘。

数日访寻，难觅鹤踪，我不禁怅怅悻悻，忧忧悒悒，煎煎急急。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，速为我搬来两位“文化书记”。一位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，另一位是岁过花甲的刘郁瑞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王、刘分任洪洞县委正、副书记。王、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，所到之处，大法小廉，不饮盗泉，且忙里偷闲，不废咏吟，忧世感时，偶得清词丽句。赋闲后，两人皆情系太槐树，醉心尧文化。堪可一提的是，刘郁瑞是纪实文学《天网》的主人公。《天网》搬上影屏后，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，国人曾争相一睹，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。

临汾、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，一经文字蒸馏，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，消退了历史的底色，读来乏味。王、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，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，钩沉稽往，尘影梦痕历历如绘……

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，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。三晋文明来自汾河。纵贯三晋长达700余公里的汾河，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。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，披珠戴玉，逶迤南下，经古交山峡，出兰村峡口，斜贯太原盆地，再穿灵霍山峡，且歌且舞，直奔临汾……汾河两岸，名泉层见叠出，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佩装饰着汾水，也以汨汨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。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，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，水中再没有石头滚动。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，它像一匹铺地蓝缎，温柔多情。山有水而媚，土得水而沃，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。明《洪洞县志》称：“洪洞背霍山面涧水，箕山东峙，汾水西绕，山川形胜，草木天乔，甲诸三晋，固一方之雄也。”《平阳府志》艺文卷中，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，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：“……形胜开千载，舆图壮一方。城池殊屏蔽，廊宇式轩昂。制锦掀高榭，鸣琴敞后堂……贩蔬盈市井，樗槐荫路旁……苜蓿青供茹，葡萄紫厌浆。鼠肥偏喜食，鱼美鲜求尝。罗雁来秋渚，呼鹑向晓冈……”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，而郭氏笔下的晋南却是一派繁盛景象。但通观全诗，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，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。

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，且元朝距我们毕竟

悠远，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。而王、刘两位“文化书记”，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、亲聆亲闻、亲历亲察，为我们写真出一幅20世纪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。

洪洞，人称“水包座子莲花城”。汾河两岸，曾是花的原野。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，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，柳枝儿便谢黄抽绿。蒲公英、车前子、苜蓿、牵牛次第绽蕾，杏、桃、梨、榴树、海棠、秋菊应时开放，从桃花红到芦花白，从孟春到暮秋，五彩纷呈，花事不败。洪洞人尤爱荷。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、沟洫毛渠里，遍植莲花。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。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，“水包城座”组成了莲花的长廊。盛夏时节，芙蓉出水，肥叶硕花，攒攒挤挤，比肩争头。白荷如雪如玉，纤尘不染，红莲似火似焰，舞姿蹁跹，鸭戏清波，鹅鸣花丛，人至河畔，衣薄风香，新凉涤暑……

在洪洞，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，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。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，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咋舌不已。由于鱼多虾丰，长于洪洞，齿为铲形的“丁村人”的后裔们，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。汾河曾盛产鲶鱼，大者十余斤，小者三五两。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膳贵佳肴，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，都不屑一食。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，洪洞人嫌其不洁。汾水多甲鱼，夏日里小伙伴们嬉水河中，只要用脚踩踩，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。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，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食。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，且眼小如秤星，五官局促，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。直到80年代初，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。刘郁瑞在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。有一个星期天，他因备课未归家，时及中午，正愁无菜佐饭，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，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，半小时许，便携六尾金鲤而归。又半小时，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，师生两人遂尽饕餮之兴。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，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：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，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，村妇到瓜棚摘豆，可俯拾仰取，任割任摘。年近七旬的王德贵，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，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。1970年盛夏，一场豪

雨过后，汾河陡涨，水中氧稀，金鲤、白鲢、青鱼，纷纷探出水面，密密匝匝，脊脊济济。德贵之子，荡一小舟，轻驶河汉，手举10万年前“丁村人”就会使用的木棒，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，仅一小时，便猎鱼百余斤……看来，元人郭氏“鱼美鲜求尝”句绝非夸大其词。

远在秦汉隋唐，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晋南一带种起水稻，水如碧罗带，稻若绿绒毯，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。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，曾主编过《临汾农村合作化史》的王德贵告知我，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，从不吃粗粮。王德贵系一介寒子，1946年他读高小时，按校方规定，月供白面22.5公斤，豆油0.75公斤，菜金2.5元，他的下中农成份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，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，也显得有些奢侈。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，那时节，晋南百姓穰穰满家，笑鼓柴扉。王德贵最难忘1956年，那年太有，年谷顺成。夏麦登场，千村百屯，麦垛连云，农家囤溢缸满，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，竟分不下去；秋棉绽桃，金铃吊挂，白絮如雪，收购站里，棉满为患。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，动用3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，车轮飞转，不舍昼夜，运了整整一个冬天……

“汾河流水哗啦啦，阳春三月开杏花，待到五月杏儿熟，大麦小麦又扬花……”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，在50年代，曾以一曲《汾水长流》唱沸了神州。此刻，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、声动梁尘的神韵。

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，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。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，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。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。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，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，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，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，稼穡里曾有群鸟呷呷，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，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，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，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，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……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，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，使得当时洪洞的山水草木，分外清润迷人。

我终于从王、刘那醉人的回忆里，觅到了鹤的踪迹。

两位“文化书记”都是鹤的目击者。50年代初，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，